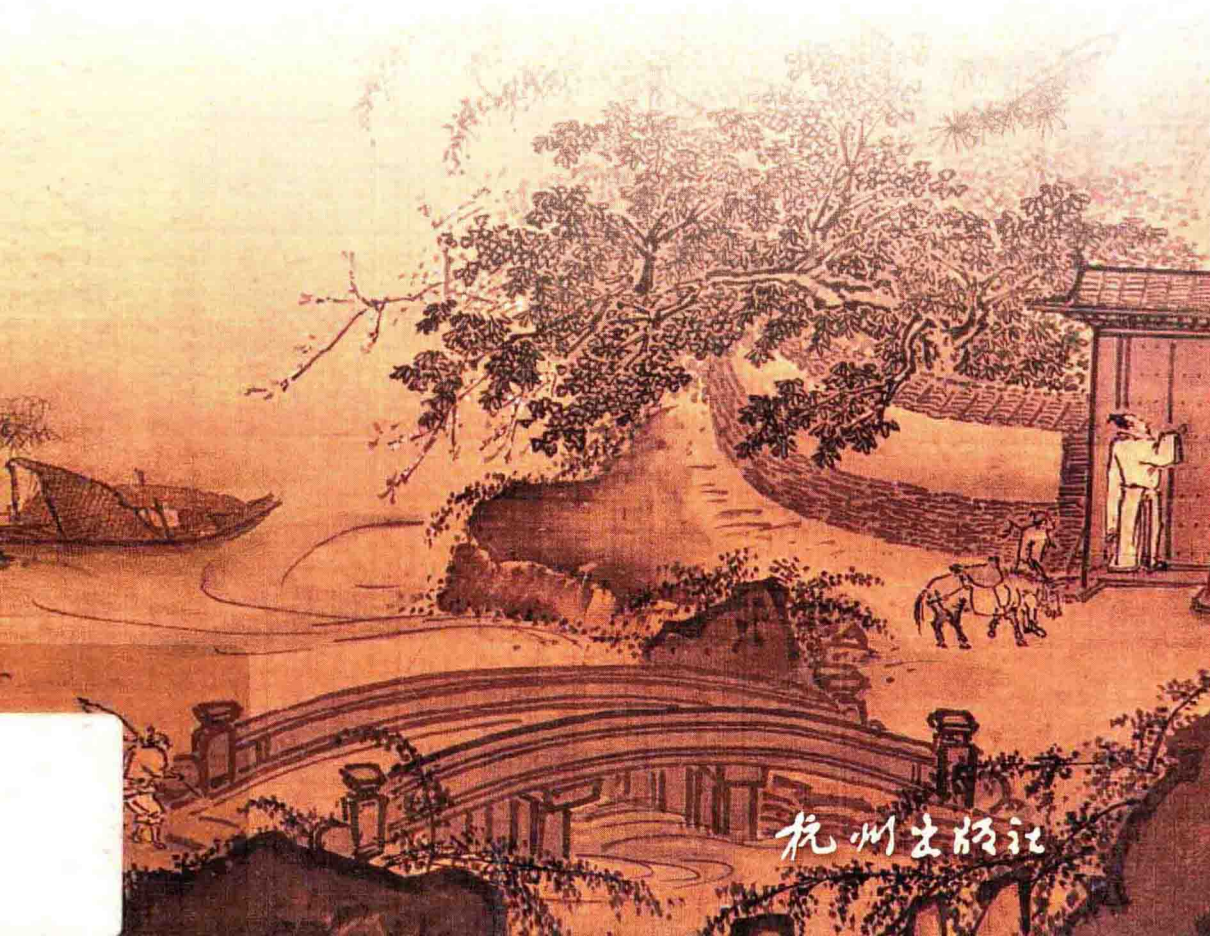


杭州全书·杭州丛书

王国平 总主编

# 艮山门外话桑麻 下

顾国泰 著



杭州出版社

王国平 总主编

# 艮山门外话桑麻 下

顾国泰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艮山门外话桑麻：全2册 / 顾国泰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12

(杭州丛书)

ISBN 978-7-80758-894-8

I. ①艮… II. ①顾… III. ①文化史—杭州市  
IV. ①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3371号

## 艮山门外话桑麻

顾国泰 / 著

---

责任编辑 蒋晓玉

美术编辑 柯 乔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 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6

字 数 564千

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894-8

定 价 98.00元

# 杭州全书编纂指导委员会

主 任： 王国平

副主任： 许勤华 徐立毅 俞东来 张建庭  
董建平 顾树森 马时雍 陈新华  
杜 卫 王金定 庞学铨 童 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王水福 | 王立华 | 王建沂 | 朱 华 |
| 朱党其 | 刘 颖 | 江山舞 | 阮重晖 |
| 李 玲 | 李包相 | 吴太普 | 何 俊 |
| 应雪林 | 辛 薇 | 陈 荣 | 陈 跃 |
| 金 翔 | 郑翰猷 | 胡征宇 | 施永林 |
| 聂忠海 | 倪政刚 | 徐海荣 | 詹 敏 |
| 黎青平 |     |     |     |

## 杭州全书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王国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马玉龙 | 刘 颖 | 江山舞 | 阮重晖 | 张炳火 |
| 陈 跃 | 陈博君 | 尚佐文 | 金承涛 | 郑利群 |
| 郑翰献 | 胡征宇 | 倪政刚 | 徐海荣 | 韩长来 |
| 蒋卫东 | 蒋宏源 | 傅浩军 |     |     |



## 第四章

### 艮山野望



艮山一名，南宋《梦梁录》等史籍中均有记载，有人这样解释：“艮山，在城东北隅一小土阜耳，而山名之，盖亦地脉近海之所蟠结也。”其大致意思是：艮山位于杭州城东北一角，是个小土丘，之所以称之为山，是因为它属于（南）山的余脉，在此近海之地盘曲浅卧。清翟灏《艮山杂志》对此说表示怀疑：“山有地脉者，当亘古不变。今艮山日就凌夷，仅存丈许，似未必为地脉蟠结。元人《艮山神庙记》云：‘雉堞之余，筑为土台。’可知此阜所由来也。”翟灏认为，前人所说的艮山，无非就是建城墙后，剩余的那些泥土堆积而成的一个小土堆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山丘。他转而谈道：八卦里的艮为东北之卦，此地的城门正好面向东北，加上“羲经原说艮为山”，所以“命之曰艮山”。

聖高肩蹊桓霜

廟早歷臨隄根

社斷荒河首絡

公碑恫有邇平

宇遯局苑郭疇

蘇步桃蕪宿

父陟駢故草

社公廟在山野望  
癸巳劉建宇書





## 艮山与艮山土神庙碑

清乾隆《杭州府志·府城图》上有座望海楼，该楼与艮山城门之间的城墙外，可见一个小土堆，上面标有“艮山”二字。

艮山一名，南宋《梦粱录》等史籍中均有记载，有人这样解释：“艮山，在城东北隅一小土阜耳，而山名之，盖亦地脉近海之所蟠结也。”其大致意思是：艮山位于杭州城东北一角，是个小土丘，之所



古艮山门



以称之为山，是因为它属于（南）山的余脉，在此近海之地盘曲浅卧。清翟灏《艮山杂志》对此说表示怀疑：“山有地脉者，当亘古不变。今艮山日就凌夷，仅存丈许，似未必为地脉蟠结。元人《艮山神庙记》云：‘雉堞之余，筑为土台。’可知此阜所由来也。”翟灏认为，前人所说的艮山，无非就是建城墙后，剩余的那些泥土堆积而成的一个小土堆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山丘。他转而谈道：八卦里的艮为东北之卦，此地的城门正好面向东北，加上“羲经原说艮为山”，所以“命之曰艮山”。

可有人非要说这土堆即艮山，就像舆图上标出“艮山”二字那样，翟灏认为没这个必要。为此他再摆理由：《咸淳临安志》对杭州诸山的记载极为详尽，却偏偏没标出众所周知的艮山，“岂近在负郭，且傍诸城门，而独为缺略耶？”由此可见，翟灏对艮山的“山”，持否定态度是有理由的。继而他在《艮山杂志》文稿命名一事上，特作如下解释：“愚辑是编，统题曰《艮山杂志》，乃取《易》说卦义……”不然的话，书中所记为城东北大片地块，包括皋亭、黄鹤、临平诸大山，而书名冠以区区一小土堆，岂不本末倒置？

艮山演化成地名之前是否真有其山？除了一些老学者在较真外，老百姓是早就不当一回事了。据明成化《杭州府志》载：“艮山在城东北隅……今为居人死者火化场。”艮山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到清代，从大量关于艮山的诗文看，文人墨客所感兴趣的，是观赏风景和当地风土人情。可怜艮山一带，又没个好去处，于是城墙外这小土阜便成了必须去转转的场所。清乾隆年间的诗人们站在这“广不满十肘，高不过数寻”的艮山上，大发思古之幽情：“绕坞延藤萝，参天列松栢”、“牛羊已下来，樵唱隔烟过”、“夕阳人竟渡，仿佛汨罗湾……”诗里的艮山一带，看来当年似乎很寂寥，很“乡下”。有意思的是，好多诗里提到艮山上的一块“艮山土神庙碑”。该碑属元代旧物，碑文共600余字，记载了400年前在此地发生的一些往事。

根据《重建艮山庙碑记》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元之前的艮山上有座“艮山观元大德土神庙”。由于该庙的地基太差，经不起风吹雨打，“每修辄毁”。至元戊子年（1289），当时镇守此地的三位官员在任上“辟阅场，筑射圃，新鼓角楼，又新安乐堂，以至营房警铺，门钥周墙，驰道通渠……”前后历时12年，做了不少事。当时社会安定，政通令行，老百姓都在享太平。某日公务余暇，三位官员想到后圃那座庙已颓圯失祀多年，也该修一修了。于是“鸠工度材，因台为基，甃其旁使土不垫，石其除使柱不颠，前敞月台，下垒崇砌，像貌供设，丹雘黝堊，咸称其制”；庙后还造了间小房子，“处浮屠以奉祀事”，并将其东南面的三座小庙

也修葺一新。他们这样做，当然有政治上的考虑。元朝统治者为北方游牧族，他们信奉真武神，忽必烈在未登基前对这位战神就崇拜有加，在攻打中原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是排斥汉族人所信仰的佛教与道教的。打下江山后，政局渐渐稳定下来，不排除蒙古族官员为安抚汉族民心，开始有了恢复所辖之地庙宇的举动，复建艮山庙或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艮山庙落成之日，府军将士请“前乡贡进士，绍兴儒学录，古杭沈德章记并书”。沈德章谦辞，但众人都认为他笔头好，把此事记下来“以传不朽”非他莫属。当然，沈德章是明白他们的用意的，无非想标榜一下自己的政绩，于是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谨泚笔，以书于石”，时间为元大德己亥（1300）孟秋。

艮山庙后来的命运无人知晓，连几时湮灭也不详。清乾隆年间一个冬日的傍晚，天寒地冻，厉鹗和几位诗友“游艮山，山高可二丈许，盖土阜也，旁列古松三四，晚风萧然，残雪在地，卧残碑已中断，读之不甚了了”，眼前一片萧瑟景象，没有关于艮山庙的描述。厉鹗对这块仅存的“前朝旧物”兴趣似乎不大，发了一通“斯人今安在？阅世如过羽”的感慨后就走了。

艮山赏景的文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清乾隆乙丑年（1746），城东文人翟灏约了几位文友也前来城墙下寻找这块艮山土神庙碑，当时他正在编写《艮山杂志》，如此重要的一块断碑哪能放过？于是“爬泥剔藓，详察殚究，照碑别录一通”。与明《嘉靖仁和县志》中的《艮山土神庙碑记》一对照，发现该志缺略共三十六字，另有十五字不相同，如“沈名德章，非德新”。

一通忙碌之后，翟灏直起腰，捻着胡须沿土台踱起方步，眼前是碧绿的蔬圃，一湾沙洲……他心情特好，引发诗兴：“环旋腰鼓城，八面启门十……”一首诗吟完，他感到意犹未尽，就一口气“五用前韵”。诗曰：“真谓外逻山，喧然百宴集。据实后可征，赖兹片石立。”诗末还注云：“雉堞之余，筑为土台，碑有明文。近《志》谓南山外逻，又云地脉近海所蟠结，皆臆说也。”因为有这块碑石上的文字在，所以翟灏敢下此结论，足见这块古碑的价值和作用了。

从清乾隆至今，弹指又是两百多年过去，岁月的风风雨雨无情地冲刷走了小土阜，残碑断碣也不知掩埋何处，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现代高层建筑，所幸那段厚重的历史，因先贤的文字记载而未被掩埋掉。从资料上看，艮山还有许多题材尚未充分展开，尚需城东北一带有志之士作不懈的努力。

## 城东望海楼

老底子艮山门的城墙上有望海楼（见《杭州古旧地图集》第43页），清乾隆《杭州府志》也记载：“艮山门东城上有望海楼，俗呼跨海楼。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警，督抚胡宗宪于清波门南城上筑带湖楼，东南城上筑定南楼……此望海楼，当亦是时同筑。”当年该楼飞檐画栋、雄奇壮观，属城东一景，历朝文人墨客常抵此登临寄怀。

关于望海楼，白居易《杭州春望》里有“望海楼明照曙霞”句，注云：“城东楼名望海。”而苏东坡的《望海楼诗》里也有“沙河灯火照山红”句。翟灏在编著《艮山杂志》时引录，并在后面附加一句：“则唐时望海楼，原在杭城之东。”由于“城东”、“沙河”等字眼的出现，有人认为，艮山望海楼并非明嘉靖三十四年建，

而是唐宋间即已有之，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讨。

先从艮山门谈起。艮山门一名始于南宋。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共筑十三座城门，其中城东七门：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门、崇新门、东青门、艮山门。而更早时的钱镠筑七十里罗城，在城东建四门：竹车、南土、北土、保德，“保德门在今艮山门外”一个名叫范浦的地方，“范浦乃今五里塘地，去艮山门只里余”。都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宋前既然没有艮山城墙，就不可能出现望海楼。

宋灭后，元统治者禁天下修城，前朝城墙皆毁。到元至正十六年（1356），



望海楼所处大致位置



城墙又重新被筑起。筑城时东扩三里，艮山门仍建在南宋所建旧址上。据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载，当时的“艮山雉堞九千八百三十三垛，将台五十座，警铺一百七十一所。城周五千五百丈，高三丈六尺，下广四丈，或三丈七尺，上广三丈二尺有差”。明嘉靖年间，为防倭寇，胡宗宪在艮山城墙上建望海楼。之后，清裘孙烺《张氏园林记》载：“康熙乙丑（1685），中丞赵公士麟修葺杭城，并建此楼，初名跨海，寻易今名，俗亦呼艮山楼。”说明该楼曾消失过，清康熙年间的望海楼属重建。

那么前面白居易、苏东坡诗中提到的城东望海楼又是怎么回事？在哪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名望潮楼，在钱塘县南一十三里，楼高十丈，唐武德七年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南宋临安两志》载：“东楼，一名望海楼，在旧治中和堂之北……治府，旧在凤凰山之右，自唐为治所。”毫无疑问，唐宋时的望海楼建在万松岭与慈云岭之间的凤凰山脊上（该志里引录白居易、苏东坡的诗作分别达七八首之多）。《艮山杂志》作者翟灏看到这一点，对前面的判断作了自我否定，认为艮山望海楼非唐宋古迹，是因楼名相同，均面东（故又称东楼），能看到（外）沙河，因而造成的误会。

凤山门的望海楼襟江带湖，自然天成，占尽山河之胜，可惜在元初就“只剩得断墙残垣”。而明代所建艮山门上望海楼在清中叶经修葺后还很风光，乾隆年间，因为本地土谷庙坍塌，有人曾把艮山土地菩萨供奉于望海楼内。当时的城东诗僧释显鹏登临赋诗。在他的眼里，皋亭那边云雾缠绕于山腰，看上去若有若无，稍近点的沙河上横卧二桥，连接一古渡，还有树影、丹壑、平芜……对此美景，这位出家人心头波澜起伏，发出了“沧田曾几变，我欲问麻姑”的感慨。而城东文人景星杓“重登望海楼”时则因年事已高，情绪较为低落：“扶策自悲春渐老，凭栏抚景意何长。城头吹落风前啸，唤起啼鸟下女墙。”读来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之感。

从清光绪十八年（1892）版地图上看，望海楼位于今环城北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拐角处，但这个拐角不像今天这样呈90度，环城北路这条直线是向东北方向外凸的，如果将古地图与今地图一对照，可以看出望海楼的大致位置应在今天“公交集团大楼”附近（当然每张地图都略有不同）。清乾隆版地图之后，由于资料的缺失，再以后所能看到的地图上就找不到望海楼的雄姿了。据文字显示，望海楼别称城东楼、时迁楼。晚清时虽说还在，但已破烂不堪，成了小偷经常来祭拜的场所，当年一首《时迁楼偷祭》在民间流传：“卅六人中谁善偷，时迁庙食城东楼。后世偷者奉为祖，月黑深宵具酒脯。但愿人家不闭门，黄金取尽青毡存。

岁岁报祭官不捉，天上追踪东方朔。”

辛亥革命胜利后，杭州的城墙、城门被先后拆除（当时已无望海楼）。据今杭州学者曹晓波《艮山电厂上演谍战剧》记载：“1949年10月1日，艮山公安局的民警们通宵守在艮山城墙外。艮山电厂二十几岁的周朝阳和同事们沿着当时还在的艮山门古城墙走了两个来回……那晚，四周的农田与河湾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异常。”说明还有部分城墙残存。1959年艮山门一带东北角依90度直角建环城东路、环城北路（公交集团大楼前的马路所以特别宽），城墙包括“艮山”彻底消失。

## 朱瑞与百年前的艮山城门

辛亥革命距今已有百年，当时有个名叫朱瑞的人，率领一支队伍，冲进艮山城门，与其他义军一起，推翻了清王朝对杭州的统治。

清康熙年间，艮山门下的子民是怎样过日子的？孙琮的一首《将晓抵艮山门》曰：“艮山门下河流长，艮山门外多渔商。大船小船沿岸集，高樯午夜灯犹张。……”从诗中可以看出早时艮山门下的一片兴盛繁忙景象。可惜到清末时变了，由于清朝这棵大树早已被里外蛀空，“穷民贩盐五更起，十百成队趋踉跄。以盐易米充饥肠，若辈乱世宜预防。……”艮山城门下的百姓过着无以为继的凄清岁月。捱到1911年，终于爆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武昌那边一只蝴蝶扇扇翅膀，最终扇起狂澜，扇开杭州艮山、凤山那两扇城门，扇入像朱瑞这样的风云人物。

朱瑞于宣统元年（1910）任新军步队营管带，后任驻扎于笕桥大营盘的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据晚清丁立诚《续东河新棹歌》：“一标征兵，借住城东防营。今笕桥八十一标营成立，全军迁去。”时间为光绪乙未冬）；民国元年（1912）任陆军第六师师长，不久升为第五军军长，8月任浙江都督。

1911年攻打杭州的情况很值得本地人回忆。11月3日夜上海光复，翌日消息传到杭州，全城人心激动，革命党人立即决定于当晚夜半发动起义。起义行动

大致计划如下：

一、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司令部设在城站火车站，负责开启城门。

二、八十一标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自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及旗营。

三、八十二标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率领，自凤山门入城，攻击抚署。

四、此外，编组“先锋敢死队”，由蒋介石统领，分为两支，配合八十二标的一支由蒋和张伯崎、董梦蛟指挥，配合八十一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行动口号为“独立”，以左手臂缚白布为标志。



原艮山城门口位于今艮山十字路口

据《民国杭州史料辑刊·浙军杭州光复记》载：“朱瑞虑子弹不敷应用，商由顾乃斌筹议办法，派斯良赴申（上海）购办枪弹，并藉此照知各车站人员……如笕桥站长丁纶……任交通，并妥护危险各品，炸弹四十八枚。”可见起义前朱瑞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1月4日凌晨2点，八十一标标统朱瑞率部沿三弯九转的走马塘，向艮山门挺进。

古时的城门城墙是政权的依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城门一旦洞开，往往意味着时局的更替，宋末如此，清末也不例外。要说当时的艮山城门究竟是怎么个模样？现在多数人只能凭想象勾勒了。艮山城门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东扩三里”，在原旧址处兴建的。门外有半月形的月城，亦名瓮城，用于防御。据清《康熙仁和志》载：“艮山门城垛共三百三十四，每垛高六尺，长一丈八尺，共计长六百零一丈二尺。”那时的城门在今杭州文人曹晓波的描述里：“有现在的三层楼高，两扇城门，由粗实的原木拼成，厚达60厘米，开启时要两个壮汉才能推动。城门朝外一面布满了高庄馒头般的门钉，缓冲撞击。城门里面一根两头横抵门洞的门闩，有吊桶般粗，一人难以抱起。艮山重城呈‘口’字形，方圆40多平方米。外城的门与吊桥呈90度，朝向正东，过了吊桥，要弯一个直角才能进得重城，再左转朝南，进内城门，哪怕吊桥放下，你纵有敢死的人马进了外城门，只要雉堞上的守兵箭矢火铳一起下来，进入重城的人马再腾挪躲闪也施展不开，只有挨打



的份。”

艮山城门不是没打过，太平军与清军在杭州对峙时，就打过。当时的杭州知府薛时雨想夺城，密令举人朱汝霖等五人在艮山门里应外合，不料事情败露，五人被砍头于尧典桥。不久，“丙寅（1867），（张玉良）全军薄杭州，而城外无贼垒，度贼兵少，夜五更鼓，由艮山门攀堞上，杀守贼十余人，天明，见‘张’旗，以为张国梁至，遂溃决”（《庚辛泣杭录》）。艮山门就这么被攻下了。

朱瑞那支 1000 余人的部队在入城一事上是幸运的，否则城门城墙下将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由于晚清朝廷军事防务形同虚设，尽管开启城门的钥匙掌握在满人手中，但平时卸门开门的，却全是汉人的绿营官兵，所以经一番里应外合，城门被打开。满族官员一看不妙，只好弃城逃命，一场恶战就这样避免了。八十一标官兵潮水般涌入艮山城门后，第二营管带韩肇基率兵六队，占领通往旗营的武林门、钱塘门、涌金门、闹市口、官巷口、众安桥等地，包围旗营。朱瑞和第三营督队官俞炜率兵五队，至蒲场巷陆军小学堂门口，与王金发带领的敢死队会合，进攻设在报国寺的军械局。枪炮声中起义士兵占领军械局，然后马上分兵进攻旗营。八十二标起义士兵从望江门新城门进城后，主攻抚署，王金发在攻下旗营后带领敢死队赶去增援。不久抚署上空火光一片。抚署的焚毁，标志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

不仅如此，日后朱瑞还参与了南京一战。据《民国杭州史料辑刊·浙军杭州光复记》载：“浙军由朱瑞为支队长，率领（八十）一标各营暨马炮辎重工程等营，出发赴宁，大小十余战，遂克南京焉。”

辛亥革命中的杭州有十座城门，历史选择了艮山、凤山两座城门作为突破口。当时谁都无法料定形势将会怎样发展，不少人是做好牺牲准备的，像参与攻打杭州的蒋介石，当时也是写下绝命家书的。40年后，蒋介石不忘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艮山门，特意到艮山门内外转了一圈，他在日记中谈道：“……乃至艮山门内外巡视一匝……此为余平生所渴望一游，而今始偿其愿也。”毕竟是血与火的战场，成败在此一役，所以蒋介石会对艮山城门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艮山城门自从那天深夜被打开后，就再没关上，中国历史上沿袭几千年的帝制从此被共和替代。朱瑞那支部队在攻入艮山城门一事上无疑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他们撞开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踏出的，是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朱瑞因此与艮山门、辛亥革命连在一起载入史册，至于他是怎么一个人，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 艮山水门东侧的顺济妃庙

艮山门十字路口靠运河一侧有块“古艮山门”碑，碑前的环城北路早先曾是城墙，清乾隆年间，城墙边有座破败不堪、行将消亡的庙宇，叫顺济妃庙。

顺济妃是谁？为何要祭祀她？这是我们想知道的。据《咸淳临安志》载：“顺济妃庙，在艮山门外。神本莆田林氏女，数著灵异……”据说那位娘娘叫林默，是福建莆田湄洲一渔家女子，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三月二十三日，生下后月余不知啼哭，所以取名“默”，长大后大家叫她默娘。福建湄洲最早为默娘建祠堂，俗称海神庙、妈祖庙，后来各地都为她建庙。妈祖庙在杭州为何称顺济妃庙？这得从头说起。宋宣和四年（1122），领事路允迪奉使高丽国，在黄水洋遇风暴，八船中七船沉没，独路允迪那条船还在风浪中颠簸。情急无奈之中，人们寄希望于神灵保佑，恰好水手中有从莆田雇来的，他们拼命叩首祈求妈祖保佑，结果躲过了这场灾难。大家认为是妈祖在冥冥之中相助，自然感恩不尽，返国后，奏请朝廷，宋徽宗于次年赐妈祖“顺济”封号。绍兴二十六年（1156），因“神数著灵异，以郊典，封‘灵惠夫人’”。绍熙三年（1192）和庆元四年（1198），两位皇帝因林默未婚，于是易爵为妃，“改灵惠妃”，加“助顺”。但由于民间“顺济”已叫惯了，于是沿袭旧制，将“妃”字放在“顺济”之后。这就是杭州顺济妃庙的由来。

《咸淳临安志》中丁伯桂写的《庙记》全文近千字，绘声绘色地谈到神女显灵以及杭州建顺济妃庙的经过。立妈祖为“灵惠夫人”的第三年，有海寇前来福建沿海掳掠，正当百姓惊慌失措之际，妈祖突然在上空显灵，一阵狂风将盗船吹得无影无踪，保住了一方平安，百姓于是在白湖建妈祖祠。当年发生瘟疫，妈祖降临说：“在白湖边某处地下有甘泉，我已为你们向上苍请过命了，你们喝了这泉水，病马上就会好的。”乡民于是马上动手，果然有甘泉涌出，朝饮夕愈，大家从此称此泉为“圣泉”。庆元戊午（1199）福建、温州一带发大水，莆田人请于神，结果天马上转晴，是年喜获丰收。开禧丙寅（1206）“虏寇淮甸郡遣戍兵载神香火以行，一战花廪镇，再战紫金山，三战解合肥之围。神以身现云中……凯奏以还”。



顺济妃庙遗址所在地位于水门偏东处

嘉熙三年（1239）京都附近的钱塘江发大水，潮捣月塘（今沙田畈），淹没了堤内大片田园和民宅，百姓处于惊慌中，难以组织起来。此时洪水漫到艮山祠（即妈祖庙）前，却无缘无故往后退，好似有一股神力使水倒流。其时有人指着天空中的红霞大声呼叫：“妈祖娘娘显灵前来救灾啦！大家快去修堤，妈祖带领天兵天将来帮助咱们啦！”众人纷纷转回身去参加筑堤抗洪，终于使崩溃的江堤合拢，保住了田园与城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庙记》称：妈祖虽说是福建人，但她把福祉洒遍天下，故百姓“朝迎夕送，以神为心；回南簸北，以神为信；边防里捍，以神为命。商贩者，不问食货之低昂，惟神人之听。莆人户祠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洲圣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尔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在这一带地方，妈祖几乎成了另一个观音菩萨。

《咸淳临安志》里谈到杭城建庙一事：“艮山有祠，自商份感梦始，开禧、宝庆一再创建……”艮山门外的顺济妃庙是南宋高宗年间，一个名叫商份（字元质，绍兴年间监察御史，商氏七进士之一）的监丞，他梦到妈祖女神与之传语，于是带头建起祠堂。高宗皇帝后来诏封妈祖为“灵惠夫人”。这次诏封开了历代皇帝